

高尚的文化人格

——读《千古传奇自风流——苏东坡》 □仲呈祥

开罢第十次全国文代会,挚友赵遵生送来他的新著《千古传奇自风流——苏东坡》书稿电子版,连夜拜读、不忍释手、思绪联翩、感慨良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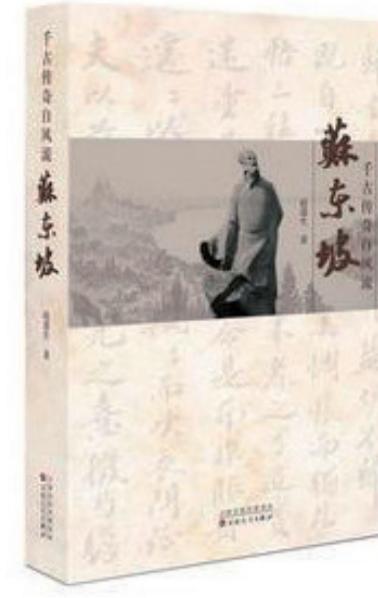
遵生与我,同为士人,心之相通,多少都有些忧国忧民,尤其是忧——共同从事的文艺能否真正化人养心,有助于提升国民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和人文素质,有助于推进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读罢书稿,我首先想起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深感遵生的创作实际上符合并践行了这一讲话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他强调文化自信较之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正如鲁迅所言:中华历史上多有“舍身求法”的文人志士,他们是真正的“民族的脊梁”。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无疑是其中具有独特高尚的文化人格的杰出代表。以文艺形式为苏东坡树立传立传、传神写貌,近年来作品不少,仅我有限的阅读观赏范围,就至少有传记文学两部、电视剧两部。但《千古传奇自风流——苏东坡》却以独特的视角,着力以生动鲜活的文学语言,形象表现苏东坡其一生的宗旨——践行“中庸之道”的和谐思维、精神气质和以民为本的人格魅力。在大宋变革时代,他既不苟同王安石急风暴雨般变法,又不附和司马光墨守祖制的守旧,而取法乎中,特立独行,坚守利国便民、循序渐进的改革,并因此造就了他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人生命运。他的理想信念,他的文化人格,他的艺术造诣,彪炳史册,光照千秋,不独属于中华民族,而且属于全人类。读此书,岂止仅为苏东坡于千难万险中开浚西湖,及其与王朝云之间最圣洁最纯真最丰沛的精神情感所感动,更为他们所彰显的恤民忧国情怀、优秀文化基因和民族传统所激励。可以说,

书中精心塑造的苏东坡艺术形象是一面镜子,帮助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懂得历史、参透生活、认识自己;书中所讲述的历史如一位智者,帮助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更好地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一句话,读此书,有助于我们坚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充分自信;此书问世,正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号召。

习近平总书记还号召:“希望大家坚守艺术理想,用高尚的文艺引领社会风尚。”遵生真正坚守了以文化人、以艺养心的艺术理想,《千古传奇自风流——苏东坡》堪称是高尚的文艺,因而我确信此书能产生引领社会风尚的正能量效应。虽然作为一部普及性的通俗读物,但书中苏东坡乃至王朝云形象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生命本真,蕴含着深广的历史、文化、人性内涵,给人以思想的启迪和审美的享受。遵生在其间所坚守的艺术理想,所表现的史识、史才、史德,所显示的思想穿透力、审美洞察力、形式创造力,都令我钦佩。他是怀着说真话、写真人、抒真情、求真理的思想,力求把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结合起来去观照历史和苏东坡、去再现历史



史和塑造苏东坡的,是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去以苏东坡文化人格精心刻画苏东坡形象的。唯其如此,苏东坡“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民”的坎坷奋进一生,苏东坡以绝唱“大江东去”创豪放词风之文学高峰,苏东坡的直言进谏、不重乌纱、不计得失、锐意报国,苏东坡对王朝云“不是夫人、亦似夫人”的圣洁情感……都在他笔下栩栩如生起来。这是他坚守艺术理想和艺术定力,远离浮躁,不求功利,摒弃低俗,“板凳坐得十年冷”结出的果实。

我真诚地向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推荐这本好书。

在张北写诗的诗人

——读柴立政诗集《匠生活》

□杨志学

位于北京西北方向200公里开外的张北县,历史上曾辉煌地成为元中都所在地。如今,那里仍然有元中都遗址留存。这或许是张北县引以为骄傲的一页吧。当然,除了历史人文景观,张北的自然风光也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著名的中都草原——距离北京最近、纬度最低的天然原始草原,就吸引着北京及周边的大量游客前往避暑观光。不过,张北最吸引我的还不是这些。我知道张北并不时会想起它,在那里生活着我的一位写诗的兄弟,他叫柴立政。

说起柴立政写诗,那可是有些年头了。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加入了诗人的队伍。他早年的诗偏于写实,很有生活气息。比如他写于1990年的一首叫做《小镇》的诗:“小镇的街窄窄的/小镇的人熙熙攘攘的/小镇的风被叫卖声吆喝柔了/小镇的太阳被叫卖声吆喝热了……/谷雨刚过,塞外坝上/就被早早地喊出一片绿来”。这首不长的诗,抓取一些典型的集市场景并运用排比句式,一下子就勾勒绘制出了具有浓厚地域风情的北方小镇生活画卷,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显示了作者对生活的敏锐感受力和良好的诗意图转化力。立政早年的写作,得到了《诗刊》老一辈编辑家如朱先树、王燕生等人的肯定和指导,也很快在报刊上发表了诗作。那是一个诗歌比较兴盛的时代,有各种各样的新潮、时尚或实验性写作在诗坛标新立异各领风骚。但立政并不盲目跟风。如果没有他真正悟透并真心接受的方式,他是断

然不会采用的。90年代新诗潮流退潮后,立政的诗歌写作也暂时消歇。

大约在中断诗歌写作约10年之久的新世纪初,柴立政又亮出了他的嗓子,仍然一往情深地歌唱他生活的故土:“一场风,一阵雨/湿润中听草的呼吸/坝上草原一下子展开了绿/放牧汉子抽鞭响在空中/跑过一团团唱歌的白云”。(《坝上草原》)这样的诗像是一幅淡淡的素描,抑或是清新的水墨画。可以看出,作者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他以往的风格。但同时,诗

人也在深化着自己,寻求新的超越,比如《心走在草原上》:“今年滩上的草长得真好。放眼望去/绿汪汪的,那么赏心悦目/一坡坡,一梁梁//牛在圈里,羊也在圈里/除了翩跹的蝴蝶在微风中起舞/还有腹地深处一声接一声的鸟鸣//畅游在草海里/喧嚣的忧伤悄悄退到时间背后。”相比之下,这首诗便相对比较内敛,它不再沉浸和满足于对外部世界的描绘,而是开始向主体倾斜,表达外部世界在内心引起的感受。慢慢地,这种表达占了上风,标志着作者由传统到现代的写作迈出了更大的步子。请看他的代表作《羊的悼念》:“羊被拉进小餐馆/看見血红的眼睛和空的酒瓶/羊就听见自己的骨头在响/有些想念在草滩的日子/羊和伙伴们告别的时候/那些花伤心地哭了/羊的痛苦在阳光下一点点晒着/寒风中谁叫了一嗓子//声音猛扑过来 扔向空旷的原野”。相比之下,这首诗便相对比较内敛,它不再沉浸和满足于对外部世界的描绘,而是开始向主体倾斜,表达外部世界在内心引起的感受。慢慢地,这种表达占了上风,标志着作者由传统到现代的写作迈出了更大的步子。请看他的代表作《羊的悼念》:“羊被拉进小餐馆/看見血红的眼睛和空的酒瓶/羊就听见自己的骨头在响/有些想念在草滩的日子/羊和伙伴们告别的时候/那些花伤心地哭了/羊的痛苦在阳光下一点点晒着/寒风中谁叫了一嗓子//声音猛扑过来 扔向空旷的原野”。

此诗写于2006年,关注点不再是草,而是草滩上的生灵——羊。然而这里的“羊”,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羊”,而是走向生命尽头的“羊”。作者聚焦的是羊的悲剧。这首不足10行的诗蕴藏着巨大的爆破能量。诗构图的着眼点,是在动脑子反复思虑甚至是转了几个弯以后确立的。比如,最初的考虑可能是要客观呈现羊的悲剧,让血淋淋的场面说话,但作者又觉得这样不能充分表达人的愤怒和哀悼情绪;所以第二步的调整,可能是从人的反应角度来表达对羊的命运的愤慨不平;但诗人转而又觉得,这样的表达不免有些俗

套,而且正面直接的呐喊不一定就有力量;最终诗人决定从羊的眼睛、羊的心理、羊的感情角度来呈现这场悲剧。显然,这样的表达更冷静节制,也更有力量。结尾“声音猛扑过来,扔向空旷的原野”也非常耐人寻味:这“声音”是谁的?诗的叙述具有明显的复调效果,让人掩卷遐思。

从诗集《匠生活》看,柴立政的写作仍在交叉使用着“传统的”和“现代”的两副笔墨,并逐渐以现代性笔法为主。集子里的作品更加丰富多样,不乏让人眼睛一亮的精彩之作。比如一首叫做《金鱼》的诗:“这条黄色中带有些红的金鱼/睁着眼,在鱼缸里/送闭上眼的岳父出家门后/它身上掉了两片鳞/鱼没什么,还是那么快乐/我看见水的疼痛//柔软中,叹息如尘/下午的阳光也像死了一样”。

此诗处理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老病死的悲剧。写“岳父”的离世,是通过鱼缸里的金鱼来折射的。金鱼“还是那么快乐”,而水在疼痛。再把眼睛放开一点,就看到“下午的阳光也像死了一样”。这就是现代诗的笔法:重感觉、重直觉,把事情变着法子、绕着弯子来说,而言辞又总是尽量节俭。

不难看出,柴立政对于诗歌的现代性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领悟,并在努力追求着更高的境界。而他诗歌中略显传统的笔法,多用于处理一些带有主旋律色彩的诗作或者歌词一类的作品。诗集的最后收录了作者10多首歌词,别有情趣和韵致,体现了诗人艺术才华的多面性。

里下河文学研究专栏

水土交融 诗思齐飞

——浅谈里下河文学评论的理论资源与诗性建构 □王彦

在中国当代地域文学书写中,里下河文学流派是独特的一支,可以说是创作与评论并进,诗意与哲思齐飞。

文学评论是里下河文学重要的组成,无论是从全国文学评论阵地建设的大本营,还是透过《里下河文学》年刊、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文艺报》里下河研究专栏等小窗口,都能感受到里下河文学评论的力量,特别是丁帆、汪政、吴义勤、费振钟、王干、何平、周卫彬、汪雨萌等老中青三代评论家在全国的声望,让我们看到,里下河文学评论既有深厚的理论建构,也有紧贴文本、富涵诗性的细腻解读。

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里下河文学创作及评论不断开花结果的土壤。这里不仅有施耐庵、秦少游、陈琳等著名文学家,有训诂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有扛起启蒙重任、对后世影响甚远的泰州学派、扬州学派,还有被称为“东方黑格尔”的文艺评论家刘熙载,他的评论著作《艺概》内容广博,眼光深邃,其中提出的一些具体方法,比如以辩证思维揭示艺术规律,对物我、情景、义法种种关系的探讨至今仍被推崇。可以说,刘熙载等人的理论探索,不仅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成为当今里下河文学评论家的精神渊源和理学基因。

进入当代,丁帆对乡土小说理论的建构,吴义勤、王干等评论家对文学思潮的引领,以及他们在全国文学评论建设中的示范和对家乡文学发展的积极参与,进一步扩大了里下河文学的精神滋养和社会影响。对于里下河“70后”、“80后”年轻评论家来说,他们的理论背景更为广阔,除了传统文化资源的继承,还有对国内外最新文艺理论和思潮的系统把握,以及在学院、期刊等平台的大量文学实践,都成为他们更为丰富的学养支撑。

说到里下河文学的独特品格,我想用“水土交融”做个比喻。“水泗环绕”、“南北交汇”的水土文化,使他们的文学创作

及评论在审美追求中体现出一些共通的特质:

一是坤生万物,静水深流。

地域文学像是一枚文化徽章,深深钤印在中国文学的历史卷轴中,也因其独具特色,大大拓展了文学的审美疆域。可以说,作家、评论家的文化记忆、情感形态、审美趣味都离不开地域历史、文化、地理、民俗的影响,或者说,地域文化从深层决定了地域文学的审美生成和美学品格。

在当代文坛,里下河文学流派个性鲜明,独树一帜,并逐步发展壮大,成为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与里下河水土的滋养不无关系。我说的这个水土,既有地理意义,也包含文化内涵。正如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所说:“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其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这种文化的小小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禁忌就是他的禁忌。”以汪曾祺为代表的里下河作家、评论家,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也呈现出这样的表达:“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曹文轩也坦言自己的创作根植于故乡,他的文字也烙印着里下河温柔的感知:“虽然童年是在物质高度匮乏中度过的,但同时也是快乐的:可以整天在田野上抓鱼、逮鸟,玩到把肚子咕噜响的饥饿感都能忘掉。”里下河诗人姜桦在《滩涂,没有一首诗是我写的》中说:“写出这些诗的,是大海、天空、草地、太阳星星的尾巴/是芦苇、水杉、盐蒿草……/一群鸟,飞翔,奔跑,姿态和速度各不相同/有关滩涂的诗句,长短句、交错不齐。”

里下河的水土很特别,不仅水网密集,大河小沟,柔波静流,而且有一大片洼地,洼而不堵,又无高山遮挡,既可闲适自

居,也可瞭望外界,再加上明清移民文化的融入,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的流行,都赋予里下河作家、评论家一种共通的气质——将日常与大道建立诗意连接,将坚硬的、极端的苦难软化成温暖的、诗意的、悲悯的情怀,这种诗性是烛照当代文学的一盏别致的明灯。

二是上善若水,厚德如土。

正如陈思和先生在《目击与守望》中所说:“评论家与作家一样,他对文学的参与即是一种选择,以主体的有限投入来丰富文学的世界。”这样的批评,出发点是对文学的健康发展有益,那就绝不是凌驾于作家作品之上的批评,不是装腔作势或刻意逢迎,不是置身事外、毫无温度的鸡蛋里挑骨头,而是用生命拥抱文本,真心为作家、作品提供建设性意见。里下河的文学评论生态很好,从汪政、费振钟等众多当地评论家身上,从他们冷静客观的评论文字中,从他们对初出茅庐新人的关心扶植中,我们感受到一种推心置腹、循循善诱的批评,感受到水一样流转的温情,大地一般的厚德。

最近,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之评论卷正式出版,厚厚的12册评论集,勾勒出里下河文学评论的版图,也显示了磅礴的思想力量;而“80后”汪雨萌的评论集《年轻的思想》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7年卷,更让人欣喜地看到,里下河文学评论不仅有高峰,也有一片蓬勃生长的高原,老中青三代评论者之间良好的代际传承、思想碰撞和文化互动,让里下河文学评论之河源远流长。

此外,里下河文学流派没有画地为牢、故步自封,而是敞开胸怀,面向全国汇集评论力量,以进一步加大里下河文学研究力度。在今年9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上,他们在泰州学院建立了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并专门聘请来自全国各地的评论名家担任研究中心导师,邀约30余名青年评论家为特约评论员。

三是不拘一地,水到渠成。

他们的文学及评论视野不局限于里下河,而是放眼全国乃至全球,在大视野下返观故乡,发乎于此,而不止于此,正如水一样,流动、开放、博大、贯通。在写作或是评论风格上,也少了条条框框的限制,而是追求表达的多样化和诗意化。

此外,里下河的文学创作和评论作者往往是重合的,他们既是作家,又是评论家,这也让他们的眼光保持了审美体验与学理经验的内在融通,同时,我们也难以用某一文体来框限他们的才华。比如汪曾祺,他的小说是以散文笔法来写的小说,却又出了好几本散文集;刘仁前的长篇小说《香河》被成功改编为影视剧;丁捷是小说、影视和诗歌的多面手;汪政、晓华夫妇志同道合,20多年如一日坚守批评阵地,成为里下河文学评论界的一道亮丽风景;青年评论家周卫彬不仅评论眼光独到,曾获江苏省紫金文艺评论奖,而且在散文创作方面也引人注目……这样的氛围,这样的文学传承在里下河并不鲜见,而在这样厚重的文学土壤中,跨地域、跨文体的创作悄然发生着、并在一代代传递着、生长着,一切不刻意,不张扬,却积微成著,水到渠成。

小桥流水溢诗情,高天厚土生哲思。随着时代大潮的奔涌,里下河也在发生巨变,比如有的地方水面填成了耕地,有的小桥流水连通成了辽阔大河,很快这里又将开通高铁,一些人顺着水或是逆着风走了出去,走出去之后他们身上体现了哪些里下河特质,又吸收了怎样的外来养分,当重返里下河时将给故乡注入哪些新鲜血液?关于里下河文学创作及评论的传承性、开放性、未来发展空间,还有待更多的思考和研究。

武汉作家姜燕鸣最初是以创作老汉口历史小说起步的,十多年来,她执著地抒写武汉,已出版发表长篇小说《汉口的风花雪月》《汉口之春》《倾城》和一系列中篇小说,可谓是武汉这座城市历史的代言人之一。我在《青年文学》当主编时,曾签发她的中篇小说《汉口往事》和《蝴蝶杯》,小说写得别开生面,语言唯美,很有情调,跟以往看到描写武汉的小说不同,是另一种味道。

近期,她又出版了第3部长篇小说《大智门车站》,与《汉口之春》《倾城》一样,皆为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篇目,构成了她的老汉口三部曲。

法国作家尤瑟纳尔说:“历史是人类获得自由的学堂。”这种自由就是心灵的自由,让人最大限度地拉近历史的真相,而不是简单地再现历史。在拉近历史的过程中,文学赋予我们强大的热情、想象力和好奇心。文学对于历史而言,就是想象力与追求真实的遇合之处。

姜燕鸣没上过大学,没经过专业培训,起步也较晚,所幸她有热情、想象力、好奇心,创作凭着自由的心灵任意驰骋,又具有独特的眼光挖掘素材,抒发真实的情感,因此,虽是历史小说,却写得活色生香,别有韵味,这是姜燕鸣的才气和天分。

《大智门车站》是首部以火车站反映城市沧桑变化的长篇小说。车站是沧桑历史的见证,它代表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启。它是出发,也是抵达,它是离开,也是回归。以久负盛名的大智门车站浓缩时代的风云变幻,展示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从中我们不仅看到波诡云谲、血雨腥风,也可感受儿女情长、悲欢离合,在时光的沉淀中,就仿佛回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热闹繁华的码头街徜徉。

序章如电影画面徐徐拉开,冬天的大智门车站萧索寒冷,日本宪兵把守门口,让寒冷又多了一层阴森恐怖。穿黑衣的女人立在月台,她要离开,还是等待,远远的巡道工刘黑生出现了,女人却惊慌地退去,然后,顺着刘黑生的目光,可以看到2楼窗口的站长伊藤,悬念迭起,然后镜头又转向铁轨,往前无限延伸,看到另一个信阳车站的情形,一列火车刚刚出发,正往汉口方向开来。这是历史的真实,沦陷期的京汉线当时仅信阳至汉口一段开通。男主人公谢承远在返回汉口的火车上,回忆第一次坐火车的情形:站长谢绍祖调大智门车站任职,宋书成与女儿珠喜往徐府投亲,刘黑生与他母亲扒火车被搭救,河南商人王运福来此淘金……各种人物怀揣梦想前往汉口,由此引出一系列的人间悲欢。

姜燕鸣的汉口系列小说多以女性为主角,像《汉口的风花雪月》《汉口之春》《倾城》中的女人,灵光、缜密、深蕴、风流。女人的理念、襟怀、情愫、探求被作者温润质朴的妙笔,挥洒得溢光流彩、韵味无穷。《大智门车站》却一反常态,以三个不成器的男人为主角,他们的成长与挫折,友谊与背叛,痛苦与欢乐,最终规避个人的恩怨走到一起,最后共同完成了一次复仇行动。女人虽为配角,也各具特点,宋珠喜、徐曼丽、阿秋、凤芝、汪妈、谢太太……千姿百态,风景宜人,宋珠喜是一个代表,作为三个男人的梦中情人,她柔曼不失刚强,是牵引情节的关键人物。

姜燕鸣的小说不时会透露出一种覆没和逃离的情绪,这在《大智门车站》中更为强烈,她一次次离开,又一次次返回,悲欢离合在热闹又冷清的站台交织上演,千回百转,令人唏嘘。

难得可贵的是,此部小说并不只是表现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作者跳出既定的模式,将它植入了更多的元素,历史、成长、爱情、伦理、反叛、悬疑、复仇……以显现岁月沉淀后的斑驳质地,厚重而繁复,反映出作者架构故事的能力,也凸现作品沉郁苍凉的质感。大智门车站是一个坐标点,以时间的走向引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直奉战争、二七大罢工、武汉抗战等,以车站的风云变幻来折射汉口及至苦难中国的沧桑历程。为更好地展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口半殖民地特征,表现毗邻法租界的大智门车站及周边的兴衰,小说还着力描绘了大智门周边华界与租界的面貌,如街道、茶园、舞厅、烟馆等,再现因外来人口的积聚,多样文化的融合,而呈现出的老汉口别样风情。

作者以巨大的想象力与好奇心表现人物的悲剧命运,遗恨、忧伤与无助,却又有一种坚强的品格支撑着,最后的复仇行动,便是这一表达的集中表现。这也是姜燕鸣小说的特点,玉石俱焚,让人痛彻心扉,又何尝不是为体现一份生命的尊严。